



三月里来龙泉约会桃花

□ 盛钰

三月桃花红，四月芳菲尽。成都的春天似乎都是从桃红开始的，而最早的那一道春光又总是来自龙泉驿。天桃弄春色，见桃色而动春心。当成都上空难得的太阳破云而出，人们便开始邀约全家老少出游，而离市区最近的踏青之处莫过于出门向东，奔龙泉山而去。

龙泉赏花已成为多年来的一个俚语，或者一种习惯，春色稍纵即逝，如果没有去趟龙泉赏花，错过当年的桃花好运，就像这一年没有拥有过春天一样。春天的龙泉驿和龙泉山是一年中最美的，也是人潮涌动、到处打拥堂的季节。

龙泉赏花，过去名气最大的有几处，一是书房村，二是桃花沟，三是桃花故里。书房村在龙泉镇的西边，村子的前门傍老成渝公路，后门接双龙公路。书房村土地上万亩，80%被各种果树覆盖，整个村庄俨然一个大果园。村民们的房舍有老式的四合院，也有新式的小楼房，都分散在偌大的果园里，村民们每天枕着果香入眠，合着花儿呼吸。“在这个果树部落中，桃树是酋长，他被梨、苹果、葡萄、李、枇杷等拥戴在最显眼的位置上。春天，整个村庄被无数小花朵码砌成了一个大花朵——这是从飞机上俯视到的图案。事实上，行走在村庄里，也就是行走在花蕊中。”著名诗人、龙泉驿本土作家凸凹在他的《花蕊中的古驿》一书中曾如是描述。书房村是平坝，平坝带给耍家们的是轻松舒缓与怡然，不期然的擦肩而过，回眸时的浅浅一笑，年老与年幼的互相搀扶，伴随“农夫荷锄花径走，牧童短笛溪畔吹”的童话意境，构成桃园平坝最美的风景。

再说桃花沟。桃花沟是龙泉山面西的一片占地4000余亩的较陡山坡，位于龙泉镇东南方向1华里处的仰天窝，桃花沟的桃花是可以尽览的。作为龙泉最早开发的最大赏花基地，桃红李白是其主色调，这里家家种桃，户户产果，每年桃花、李花盛开之时，粉红的、浅白的，远近高低，色彩斑斓，与低吟浅唱的林间小溪相映成趣，花阴下一椅一茶，甚是惬意。而站到山顶，可以鸟瞰整个龙泉驿城区。桃花沟有很多花径，花径旁建有望花亭，爬山累了，往花径旁一躺，朝望花亭一坐，尽享芬芳的花香与泥土的清凉。每年桃花节期间，数万人徜徉在花的海洋，与花共舞，与花结媒，并许以桃花般的春心与期待……

有一年，为避开白天拥挤的人流，我曾在暮色初上时夜会桃花沟，深夜赏花。夜色中的桃花更是别有风情，与花密语，它羞眉低吟，句句在心，与花亲吻，它花香四溢，仿佛更加清纯，它掩饰不住的娇艳在夜色的掩护下更加大胆，夜色中的桃花，直抵心底。

桃花沟属龙泉镇长柏村，北边是老成渝公路，东南边是宝狮湖，宝狮湖赏花又是一景，翻过宝狮湖再往前便是著名的桃花故里了。桃花故里的桃花与别处的桃花并无两异，但看桃花的心境各有不同。在桃花故里声名远播前，我和龙泉驿的若干友人便先后出没其间。聚会、品诗抑或仅仅只为看花，那田埂上、山沟里、坡峦中，疏密不一的成片桃树，间杂的白色梨花、淡淡的樱花、一坡一垄的杏花，洁白的、淡红的、深红的，层林尽染，云蒸霞蔚。记得2013年春天，已深居北京多年的昔日好友京城少帅潇潇羊子回川，一千美女相陪赏花，真是花在身边飘、人在花中行，那番舒畅与轻松真真是都市人渴求的难得一刻，更有几杯清茶上桌，那花瓣便轻轻巧巧地飘落，像是有意无意的一场花瓣雨，片片飞落茶杯中，陡添无穷诗情与画意。

近年来，龙泉驿赏花已形成数条连绵的旅游线路，阳光健身步道、百工堰公园、紫霞山风景区、蔚然花海、洛带古镇、金龙长城、明蜀王陵、青龙湖……数不尽的赏花地，自然连着人文，休闲结合健身，有花有湖、有情有义的龙泉驿，越发青春焕发，春光无限。

当龙泉驿又被春天早早唤醒，整个龙泉山再度无处不飞花、无处不风景、无处不诗情。三月里，别忘了与龙泉的桃花来个约会，不见不散……

荐书

老作家汪浩用笔耕耘家园

□ 王国平

辛丑岁末，82岁的老作家汪浩8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青城往事》之第四卷《晴天》出版，引起了文坛的关注。不仅因为他年事已高，更因为他厚重的四卷本雄文，刻下了一个时代在川西坝子的岁月留痕，倾注了一个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挚爱。

《青城往事》由《风云》《坝雾》《山雨》《晴天》四部组成。部分篇章曾在《四川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《羌族文学》《都江堰文学》等刊物发表。小说以世界文化遗产地青城山和川西坝子为背景，采用非虚构与虚构相结合的手法，史诗般地描写了1947年—1950年初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革命斗争故事。作者用细致而生动的笔法将一场革命斗争故事、一段波澜壮阔历史、一卷川西风情画卷，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，画卷宏伟、气势磅礴、情节曲折、人物众多，每部皆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，四卷本故事内容起承转合、环环相扣。读到这样的文字，会让你时而沉浸在书中人物故事的喜悦哀乐中，时而会心旷神怡般游走于幽幽的青城山道上，时而会被世界遗产地的文化遗存所吸引……无疑是一部钩沉成都历史、摹写川西风物、展示天府文化的一部佳作。

汪浩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早，1956年，16岁的汪浩就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春天。那年，他创作的花鼓词《栽秧》在《四川文艺》发表，那时的《四川文艺》是四川第一家文艺刊物，发表作品之难，超乎我们的想象……

都江堰的波涛轻轻一荡，时光就过去了58年。近一个甲子的时光，有人离去，有人归来，而汪浩始终怀揣梦想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。2002年，我在《都江堰报》做记者时曾经访谈过汪浩，他当时就表示，要写一部大东西，把河西地区的某段历史以文学的形式呈现与保留下来。或许，当时他心中已经在开始谋划《乡事》的写作了，这部他心中的大部头，后来改名为

《青城往事》，一动笔就是四部曲。

作为一名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，汪浩牢记习近平总书记“用心用情用力为人民立言”的讲话精神，以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作家的气力，扛起了80多万字的重量。把川西坝子的一段历史挖掘出来，给它细节、给它血肉、给它翅膀、给它生命，让它活了起来。

我认识的一些作家朋友，摸到笔就总想写宏大叙事，总想与国际接轨，总想全景式地呈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与辉煌，当然这是好事。而汪浩恰恰相反，他更关注自己熟悉的那片乡野，关注河西话、叶儿耙、艾蒿馍馍，关注太平场、大观庙、柳街子，关注栽秧、打谷、推豆花、杀年猪……因为汪浩明白，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他的认知、经历、可支配时间都是有限的，他必须像一个诚实的农民一样，把有限的创作时间与精力用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，才能种出最好的粮食。况且，河西大地养育了他，他必须得为故乡做点什么以为回报。因此，几十年来，汪浩出版了大量以川西坝子为主题的文艺作品，当然，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这部原名《乡事》的《青城往事》。

很多人有一种误解，以为写地域性作品就是地方作家，写宏大题材才是大作家，对此我不以为然。我以为，汪浩作品的价值恰恰在于他的地域性写作上。都江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大后方，近现代战争少有波及，特别是抗战时期，繁荣富庶、安逸稳定，成了举国之避难所。然而，在波澜壮阔的上世纪四十年代，作为大后方的都江堰，人们又是如何为民族之独立、人民之幸福而不懈斗争的却鲜有人关注。汪浩通过他的挖掘、梳理与创作，为我们呈现了一段不为人们熟知，但却同样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，填补了此类写作之空白。

我想，很多年以后，人们也会因为汪浩的《青城往事》而记住都江堰。

梦中常忆爱笑的母亲

□ 宋盼

母亲，昨夜我又梦见你回来了：

一家人围着饭桌准备吃团年饭，唯独没有你，只觉兴趣索然。忽然听到敲门声，我小跑着打开门。“妈妈，你终于回来了！”我猛扑上去，抱着你泣不成声。良久，才放开双臂直直地打量你。你温柔地看着我，面带微笑，美丽至极。你始终没有言语，戴上围裙开始做饭，做了一桌我们都喜欢吃的菜。我们端着碗、夹着菜，心满意足地大口吃着，脸笑得像花开一样灿烂，可是不知为何，眼泪还是禁不住潸然而下……最后，我从梦中惊醒了过来。

这一年来，如此的梦，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，无数次地梦见你回来后再也不离开。母亲，我不曾有过一天忘记你。我总是想起你，想起这许多年来曾经光彩照人又逐渐老去的你。

我记得你从来都是温柔的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也爱笑，浅浅的笑让人如沐春风。兄弟姐妹们都喜欢来我家玩。长大后身边的人也总说我爱笑，后来才明白其中缘故，母亲爱笑，我也爱笑，我的女儿也爱笑。

母亲，你一向善良。过去几年里，你的身体每况愈下，经常去看医生甚至住院。有次回家去看你，你提起了住院的事。有个婆婆和你在一间病房，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但是子女总有各种说辞不曾去探望，婆婆只有暗自落泪。婆婆没有早饭，你每天就让父亲买两份带去，多的一份

就给婆婆吃。婆婆很是感动，每天喜欢和你说许多话。你提起这些，脸上总是平静的温和的。我还记得幼年时经常回老家玩，你和父亲每次接我们时，都要给表姐表弟他们5元零花钱。要知道，我们平时是没有零花钱的，过年串门时亲戚给的压岁钱也就5元。我还为此埋怨过你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时舅舅家经济窘迫，你一直尽力照顾。读高中后，表弟表姐每周五回去都会经过我家，你总是留他们吃饭，还嘱咐他们洗了澡再回去，因为老家是没有暖灯的，冬天里洗澡特别冷。我慢慢知道，类似的好事你曾做给许多，不只是对亲人，也对周围的人，甚至对陌生人。这些往事，听亲戚说起，也听别人说起。而你，也一直教导我们要做善良的人。

母亲，你从来也都是细心体贴的。你记得家族里所有成员的生日，有时怕我们忘记，你总是提前几天就告诉我们，要我们记得送上生日祝福。你也记得我们这些孩子都爱吃或者不爱吃什么。

母亲，后来这几年你一直为病痛所折磨，鲜少有自在的时候，但你总是尽量不让我们几个儿女担心，尽力隐忍还帮忙分担力所能及的事。可是，母亲，最后你还是离我们远去。

如今，天气渐暖，花开正艳，我知道，你一定会穿上一条最喜欢的浅色长裙，靠着枝头对着我们温柔地笑，一如往昔。